泰戈爾的小說藝術

楊耐冬

書名：泰戈爾短篇小說集
出版：志文出版社
著者：（印）泰戈爾

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被尊爲印度詩聖，其實，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並且非常豐富，約有百册詩集和五十個劇本，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集計有四十餘本，還有數册哲學論著印行於世，除了文學作品以外，他的畫與樂曲亦別具一格，由於他在本質上是一位詩人，他的小說與戲劇都洋溢着詩人的想像力。

他的小說與詩同是含有一種高超的人生哲理。他的哲學思想淵源於古印度的梵天哲學，又將西洋哲學與基督教義融合在印度哲學思想裏，而創造現代一種東方的思想，但他痛斥西方的物質主義與帝國主義破壞了東方的古代精神文明。他指出印度自古以來，它的思想體系是適合人類的非常和諧的「森林文明」，同時，他也極力反對印度的階級制度。泰戈爾的宗教思想是入世的，他把宇宙看作一個大我，宇宙間不僅是人類或其他的生物有生命，就是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是完成宇宙大我生命的小我生命，這些小我生命都應該是有喜怒哀樂的

東西，他常將這些東西擬人化，對着它們說話，他所用的語言都富有啓示希望與象徵美，使人讀了他的作品內心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清新與和諧的生命意趣。

而他人道主義思想的來源，乃是由於印度長期受英國殖民地政策統治下的迫害，他應合甘地倡導廣義的愛國主義，並與羅素、羅曼羅蘭、愛倫凱等人，在巴黎共同組織「光明團」推行非戰運動，追求世界永久和平；從愛國主義進而主張世界主義，要將各民族從貧弱迫害中拯救出，以達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泰戈爾這種拯救世人的思想是崇高而偉大的聖人行徑。

泰戈爾站在印度人民的前面，以和平奮鬪的方式爲印度的獨立與自由振臂高呼「自由來自和平」，支持印度聖雄甘地的獨立運動，甘地稱泰戈爾爲「偉大的哨兵」，但是，泰戈爾絕對反對暴力手段，在他那篇「精神的自由」論文中，他假借一位不知名的鄉土詩人的語氣，這樣寫道：

啊，急功近利之徒呀，
如果你們對心靈的幼芽
　用急火去烘暖它
你們反會把它的花瓣摧殘
　而葬送了它的芬芳。
你們難道看不見，
先聖先賢付出了長久的心血
纔培植出一枝美麗的花朵。

你們在急躁中從事暴力的活動；
你們在貪婪中斷送了你們一切的希望，
啊，急功近利之徒呀，
詩人瑪丹說過：
「你們切勿傷害先哲的心，
惟有心存單純而又斷絕私慾的人
纔能聽到他們的靈召，
啊，急功近利之徒呀，
戒之，勉之。」

泰戈爾這種酷愛和平精神而詛咒武力的態度，產生了絕對自由與絕對的愛之論調，而成爲他一生言行的準則。他的博愛精神就是將這份絕對的愛發揮到對宇宙間萬事萬物給予同情與憐憫，並把自由視爲大我與小我的絕對眞理，所以，他不僅熱愛生命，更熱愛眞理，他不僅熱愛他的國家，更熱愛人類。他這種高超的思想不僅用詩寫出來，也用戲劇和小說，以及論述表達出來，這樣使得他所有的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優美的文詞，高超的意境與超逸的理想，是自然而然的具有生命力的藝術架構的表現。

「詩人卽兒童」這句話是極具哲理的，泰戈爾是個眞正藝術文學家的另一原因，便是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有那顆稚子之心，他的純樸與天眞使他的作品有跳躍的美感；他的原創力與他的想像力，以及他的幽默感，都集於單純美的藝術架構的軸承上，旋轉出清新雋逸與優雅純眞的藝術之花朶，散發出生命的活力與青春的氣息，使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愛與熱；

使我們重拾起天眞、活潑、純眞、樂觀、向上，人類光明這一面的天性。

偉大的作品都是有啓發性的；偉大的作家必以他高度的智慧，去啓發人們對眞、善、美的境界去努力探索。泰戈爾在他的作品中，便運用他高度的智慧，凝聚了一些寓意深刻，而詞彙簡明雋永的警世格言，很巧妙地安排而使文句無斧鑿之痕，使讀者讀後自然接受那些觀念。這種藝術素養不是從僵硬的文學形式或流派可以學得來的，而是由於他喜愛大自然，他的心靈與大自然結爲一體，從大自然的潛移默化而臻於這一藝術技巧。他的作品也可以說是大自然的化身，當我們浸潤在他作品的靈性中，我們就像躺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吸取宇宙的光，吸吮大地的乳。幾聲浪濤喚起了我們的熱情；一陣晚風拂去了我們的愁思。我們讀泰戈爾的作品，那種春之溫馨感與多之嚴肅感，不僅是撫慰了我們心靈的創傷，同時更啓發了我們對生命勇於探索。就撫慰心靈的創傷這一方面來說，他的詩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就對生命勇於探索這一方面來講，他的小說極具感染力。下面僅就他的短篇小說所代表不同層次的藝術加以探討，以窺他創作小說的藝術堂奧。

「小販」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是人性的根在親情。故事中間不乏具有戲劇效果的曲折之情節發展，語言清新平易；不僅內容可讀性極高，而且結構緊密，爲一**架構**完美之藝術小說。

「歸家」這個故事雖沒有太多的曲折之情節，却由於泰戈爾高度的語言技巧，把伐提克這個人物刻畫得非常生動，這是以**寫人物**爲主的佳構，心理過程的描述極爲細微，這樣才使「環境影響心理成長」的主題彰顯出來。

「從前有個王」是一篇**思想性**的小說，以一個悲劇的故事來說明印度階級制度的不合理；主題是暗示階級制度是一種罪孽。該篇小說尙有兩個副主題：其一，諷刺今日的小說家重

寫實而缺乏高度的想像力；因爲文學本來就是想像的東西，如果一篇小說只寫實而缺乏高度想像力，那是一篇低劣的小說。

「從前有個……」這個起頭語可以說是人類講故事最早的一種方法，也是人類虛構故事發揮想像力的最早的一種形式。泰戈爾在知識爆發的二十世紀仍用這個形式來寫一篇小說，旨在强調文學是想像力的高度發揮，而非「爲應所需只寫些事實的東西」。

其二，諷刺今日上一代對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沒有設計，使孩子們的成長像荒蕪的蔓草一般。

故事結尾的幾句話道破了今日的上一代未能爲下一代妥善設計教育問題，尤其是對極富幻想的孩童時期的人類幼苗，想像力可以說是一切創作力的根源，因此，富有想像力的好故事，對人類心靈的健康是絕對不可缺少的養分。

黨然，這篇小說主要還是在指責印度的社會階級制度。故事敍述一個公主下嫁一個婆羅門階級的後裔，由於現實社會不可能有這種現象，於是，泰戈爾把故事安排成一種仙女故事的情節，而最後却以悲劇結局，以强調不合理的階級制度之罪孽感。

「還嬰記」的主題是愚忠的悲劇意識。描述一個名叫賴契欒的忠僕，對他的主人極盡忠僕的職責，但是由於一次意外事件使他終生難安，他做出了違背倫常的傻事，而隱埋自己一生的幸福。

這個故事對忠僕心理的刻畫極有深度，是以**人物素描**爲主的小說藝術架構。

「馬邂夫子」這個短篇的主題是善意的挫敗。泰戈爾最後給這個故事來一句結尾語：「……這倒是一個問題。」眞的，當善意遭到挫敗時，尤其是遭到極嚴重的挫敗時，人是否還有生活下去的勇氣都成了問題、「馬邂夫子」這篇小說就是在探索這個問題。

「莎巴」這一短篇小說的主題是寫無言的美：大自然的寂靜是一種無上的美感。內容寫一個啞女無艾無怨承受着一切痛苦與不幸，然而她那種無言的美就是大自然的化身。整個故事以散文詩的語文技巧處理，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麼故事情節，却因泰戈爾豐富的想像力使語言發揮了高度的感染力；讀者讀後也許會覺得這不像是一篇小說，而是一篇散文詩。其實，泰戈爾在本質上是詩人，他的每一篇小說可以說都具有詩質美感。

「郵政局長」這個短篇的主題是寫人在感情上不合理的自我抑壓。結尾一段泰戈爾以批判的眼光寫道：「……人死命地抓着某一種空洞的希望不放，直到有一天那顆心因約束與離情而枯乾破裂。當覺悟了這種不幸之後，再一次嚮往過去，却又跌落在相同錯誤的困惑中。」這一沉痛的批判，泰戈爾似乎是在喚起人類讓熱情自然奔放。

「棄兒」這個短篇的主題與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大致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歌德的那個社會沒有泰戈爾那個社會的階級問題。但是，他們在這個主題上所寫的都是青春與美的探索。在「棄兒」這篇小說裏，情節從導發到複化、突變、逆轉、高潮而結局，都安排得頗具戲劇效果，在這一小說藝術架構下，最難能可貴的那一節極具多層次象徵語意的詩，很自然地安排在適當的情節中，使主題更爲彰顯。雖然這是該篇重心所在，泰戈爾却用輕描淡寫的筆觸來表達，更增加了語言的隱喻效果。

「拉雪曼妮之子」這個短篇的主題寫頹廢的寄生心態。故事情節曲折，非常感人。從這篇小說亦可看出印度大家庭下的人物，造型與中國大家庭下的人物造型，除了印度的階級制度外，是大致相同的。正因爲這樣，這篇小說我國老一輩的讀者讀起來更能起共鳴，而年輕的一輩讀後則會覺得它的荒謬多過它的嚴肅性。但是，就它的結構而言，仍不失爲藝術架構緊密之作。

「納陽覺爾的紳士」這個短篇的主題在探討人性尊嚴問題。故事是用第一人稱敍事觀點寫的。故事中的「我」因看不慣老人的虛僞行爲而對老人施以惡作劇，然而，「我」已暗中喜愛老人的孫女，後來發現這位少女對她的祖父荒誕的行爲不但不予拆穿，而且附和他以增加他的快樂。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惡作劇是多麼的幼稚。於是，「我」立卽以最謙禮的卑儀向老人提出要娶他的孫女爲妻的誠懇請求，而博得老人又一次維護尊嚴的滿足。這個故事，不管就內容或形式而言，應是極具喜劇效果的傑作；不僅可讀性極高，而且藝術架構緊密。

「紙牌王國」這個短篇的主題是在批評印度的社會階級制度。故事內容是將一副紙牌的每一張牌加以擬人化，而後又將他們分爲四種階級，卽印度的四種社會階級。然後，泰戈爾利用紙牌玩法出牌的組合點數，暗示在這樣一種組合方式的社會是一個多麼不合理而又混亂的社會。最後，他以新的構想重新組合，較「從前有個王……」有更積極的意義。

「夜診」這篇小說的主題是在探討潛意識的罪惡感。這篇小說的結構是最簡單的說故事的方法，但由於泰戈爾的語言具有詩質的美感，使這個故事讀起來仍非常動人。

「寡居芳鄰」這個短篇的主題是在探討愛的盲從性。泰戈爾可能是用這個故事裏來說明愛是沒有目的、沒有選擇的。

這個故事還有個副主題就是要打破印度寡婦不可再婚的惡劣風俗。故事的結構不複雜，但語言技巧極高，不失爲一篇好小說。

「河邊臺階的怨女」這篇小說的主題在探討一個「寂」字。「寂」是生命無聲的語言，是死亡的終極意義。泰戈爾用一個苦行者拒愛妻於千里之外，然而他的愛妻辜蓀却把他視作神明來崇拜他。終於，由於苦行者將生命歸「寂」，而使辜蓀成爲怨女，而永守空寂。泰戈

爾的宗教思想是入世的，他認爲苦行者的修行應該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而這篇小說在批評苦行者歸寂入空的荒誕行徑。

「在加爾各答路上」這個短篇的主題是在諷刺印度人在英國統治下民族性喪失的婆羅門信徒。這眞如文中泰戈爾所寫的：「……（她）以聲調極爲莊嚴的語言道出這個故事，這一切都使我深深感動。」這個故事不僅可讀性高，語言技巧與小說架構都是經過泰戈爾精心設計的，十分完美。

「晶瑩的一夜」這個短篇的主題是寫純情的可貴。故事用第一人稱敍事觀點，有利於他詩質語言的表達技巧。

總之，欣賞泰戈爾的小說應着重他的理想主義的概念，詩質的語言，豐富的想像力，以及澎湃的生命熱力。他的小說在形式上，雖然大多數都是第一人稱敍事觀點，而由於他的語言技巧高，詞彙優美，每篇都有新的創意，決不會單調，至於內容上大都以批評印度社會階級制度與喚起印度民族意識爲主，但每篇都充滿了人性的呼喚，寫出了人類心靈深處的創痛，以及人與大自然之間的調和韻律，泰戈爾眞是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兼人道的闡揚者；他一方面崇拜自然，却未流於粗淺的自然崇拜者，他强調人道，却認宇宙爲大我，人爲小我，人與宇宙是一個和諧的生命，不能分割，這是很深刻的哲學與宗教思想，對這一思想，他有幾册論著加以理論性的闡述，在他的小說裏亦可窺見這一理論的部份觀念。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不論詩、戲劇、小說及散文都是極爲感人的感性語言。讀者讀泰戈爾的小說不能草率地讀個故事情節就算了，應該細細品嘗他的語言，他那種具有詩質美感的語言，將震撼讀者的心靈，烙下深刻的印象。